

但求尽善尽美

王兆胜

对于任何一个从事批评的人来说，恐怕都离不开一个“标准”问题，即他依据什么进行批评？是流行观念，是钱评交易，是友情出演，还是一己所好？我认为都不是，而是一颗追求“尽善尽美”的心灵，一个向往美好世界的梦想。

在我心目中，有些方面不可或缺，更不能被破坏和污染，这就是真情、善良、纯洁、自由和智慧。一个作家，如果不能为人类美好的心灵添加点什么，而是散发庸俗、残暴、色情和变态的气息，他名气再大还不是包裹腐坏的彩纸！因之，不论别人怎样，我都坚信永恒的价值，这也是我从事文学批评的尺度。

至今我还记得茨威格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时的情景和感受，一边流泪、一边唏嘘、一边仰天长叹，为真诚、善良、美好的女性和爱情，也为庸俗、空虚、无情的男人和作家。还有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它曾给了我这个起于艰辛、脚踏坎坷的农家子多少温暖、光明和意志啊！如今，两位伟大的作家都已长眠地下，但他们的灵魂却通过作品永存不灭。这就是文学的价值与魅力。其实文学不论怎样变幻，都离不开一些基本的价值观，概言之，就是你是否是 toward 向善和爱美。

基于此，我是以“尽善尽美”来要求作家作品的，即以圣洁的标准进行评判，因此我喜欢孔子、老庄、苏东坡、鲁迅，也喜欢托尔斯泰、雨果、纪伯伦、凯勒，总之，是崇尚有大光辉的人格和作品。即使优秀作家如史铁生和张炜，我在充分肯定他们时也不乏批评，就是因为我的标准太高了。不过，如果批评标准低了，我不认为批评有多少意义。

这样的高标准决定了我阅读和批评的特性，既不敢敷衍马虎，更不能随意而为。我的读书除了博览，往住都是“十目一行”，有的甚至反复咀嚼；评论也是如此，只写自己感动或感到有研究价值的现象，而写完了总是改了又改。因为白纸黑字一旦发表出来，面对所犯的错误只能后悔莫及。可以说，以“尽善尽美”的方式从事阅读和批评，既有益于读者，又能减少对作家的误读，还是提升自己的必由之路。

所以，归根结蒂，批评的指针最后是指向自己的，即你的境界、心性、品格和审美趣味直接决定评论的质地。换言之，批评的优劣高下往往不在于批评对象本身，而在于批评者是否公正，是否有爱心、个性和智慧。一个缺乏德性的人，写出的评论必是功利、游移、平庸、暗淡，是死的；一个心有大光的人，他的评点一定光芒四射、摇曳生姿，是活的。这就为评者提出“尽善尽美”的修炼之路，包括学识学养、境界品位、公心爱意，还有别的，如德性。

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唯其如此，才将理想和希望放在完美上。人是如此，文学和文学批评也应该如此。

# “互联网读书人”左手文学右手生活

霍 艳

“互联网读书人”在当下文学场域里是一个独特又有分量的存在，他们在原有学院、民间等评价体系之外，又打开了一个直接面向市场、大众的文学场域。他们擅于利用不同媒介形式，如微博、抖音、今日头条等，以自己为中介沟通纯文学和大众文化消费，打破文学研究的封闭范式，召唤更多受众关注文学。他们的文学评论更符合互联网时代的阅读、传播习惯，在评论的同时也在进行一种文学教育，虽不具备系统性、理论性，却重视可读性、可感受性，正符合互联网时代人们对于文学阅读的期待——与现实生活相互沟通。

## “互联网读书人”的特点

“互联网读书人”区别于传统书评人，不侧重评论；也区别于学者，不侧重研究，而是探索“读书”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的路径。他们在文化艺术和大众之间担任沟通桥梁，从而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丰富人们的审美体验，通过教育和培养受众，主动消解横亘在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之间的旧的差异与符号等级；他们致力于向大众普及、传播文学，把欣赏文学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他们相较于传统知识分子更能把握文化市场的运作规律。他们活跃在不同媒介，根据媒介特点选择不同的切入角度，比如在微博侧重话题讨论，在抖音侧重情感抒发，在今日头条侧重文本阐释、细节打捞，在小红书侧重阅读和日常生活的勾连。

“互联网读书人”的评论有其鲜明特点。从表现形式来看，这些文学评论大多发表在微博，因字数限定语言更为平实简洁、观点鲜明，符合互联网的评论生态，点评时常一针见血，常有精彩的句子和想法，引起读者共鸣。无论是抽象概括、制造对立、提炼金句、刻意剪裁，还是反讽、暗讽，都是互联网常用的话语方式，又更为凝练，有击



# 对女性文学创作的思考——“三晋女书 2019”系列丛书研讨会摘要

“三晋女书 2019”系列丛书由山西省作家协会组织、编辑，北岳出版社出版，六位作者均来自基层。近日召开的研讨会上，省城评论家杨占平、徐大为、宁志荣、崔昕平、吴言、王芳对作品分别评价，摘要如下。

**杨占平：真实展示农村生活状态——乔叶长篇小说《树盘上的过往》**

在丰富多彩的小说题材中，农村题材一直占据着长篇小说的重要位置。新中国的成立是典型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结果，而近几十年来发生在华夏大地的经济体制改革大潮，同样是在农村获得成功之后才推向城市的。因此，作为对社会生活和人类情感全面反映的长篇小说创作，往往以农村题材为主要选择对象。左权作者乔叶的《树盘上的过往》就是标准的农村题材作品。

这是一部有生活积累、有价值追求的作品。第一，题材虽然没有多少新颖性，但有丰富的生活气息，真实可信。小说通过细致描写太行山区一个普通山村几户人家近十几年的复杂故事，折射出人性的善良与丑恶，富有深刻性，地域色彩明显，可读性强。第二，主题突出，弘扬正能量。主人公耀武、琼芳一家靠勤劳致富的正确生存道路，伟大、晓萍一家靠关系与机遇的曲折道路，启示人们应积德行善、吃苦耐劳，要有责任和担当，对家庭、爱情都应有自己的决断。第三，人物形象鲜明，设置合理，个性突出，不少细节生动活泼，富有感染力。

乔叶在努力践行乡村现实小说创作的路子，一种体现自己独特风格的路子。她选择底层民众为描写对象，抓住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挖掘出不同人物的命运沉浮。《树盘上的过往》使用了本真的小说叙述方式，表现乡村生活轨迹，挖掘乡村百姓善良的心灵世界，比较到位、准确，为读者认识乡村现状提供了很好的例子。事实上，这样的写作，是在印证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本质问题。现实主义乡村小说如果远离基层百姓的基本生存状态，不去探究人的存在价值，作品就失掉了血脉。

**徐大为：散文的境界——因阎全英《走出人生的风景》所思**

最近看到的两本散文集，书名中都有“走出”字样。其中便有阎全英《走出人生的风景》。走出人生的风景也好，走出时光也罢，我理解，是作者对自己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过程的写照，也可看作是对其人生过往和阅历的回忆与记录。多年来我所审阅编辑的此类篇章或文集多矣，它们共有一个显著特点——于自我而言，是蕴含在所有文章中的“小我”境界；与社会来讲，是在努力寻找思想表达的突破。《走出人生的风景》凡四辑百篇文章，大抵都刻下这样的痕迹。

阎全英的文字功底和文学的基本修养值得首肯。善于观察和记录生活——无论是个人琐事还是社会进程，是她得以结集的基础，也是一个写作者应有的基本素养。

问题是，散文写作除却个人化呈现，还能读者提供什么？“散”的要义不仅在于“形散神不散”——实际上这个定义近来也饱受诟病——重要的是自由精神。“散”字的内部神韵在于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但这种自由如果不流俗，只有追求真正的美学高度——这就是文字背后的灵魂。即使读一篇短小美文，才有觉察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优秀的

作家因何伟大。字词句以及文章的精巧结构都很重要，但是，这些都不足以表现散文中最深刻的灵魂。

所谓文字的靈魂，就是作者的精神格局。散文蕴含了精神和灵魂，才会避免流俗、走向广阔，有什么样的胸襟和情怀，就有什么样的文章。当下许多散文，大都是碎片化的记录和自我的亲情歌吟。散文不是一种自我经历和小我感悟的简单叙述文体，而应定位于对作者主题的深度凸显，对于情感的需求、经验、经历、审美，尤其是对社会和人性的关注、思考与剖析，包括知识的累积与广博，都有着很高的门槛。如此，必须更新我们脑海里散文的概念，重新界定散文的边界和境界。

梁实秋《雅舍小品》中有文欢迎来送往，“有朋自远方来，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都是要去接的。”但朋友离开时，即使“风和日丽，我也不去相送”。朋友初至，人地两生，去接，哪怕是风雨交加，更显主人好客之道之亲情。朋友返乡，风和日丽也不去相送，因为人生自古伤离别。梁实秋的情绪表达除却对友人的情深意笃，更多为读者带来对友情认知的新意境。看起来似乎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悖，但却充满了人生哲理，引人思虑，耐人寻味。绝不是为了博得读者简单的感同身受。

不惟彼时的梁实秋。今人所作，亦有上乘，散文境界的变幻与求新，可见一斑。《萧山日报》副刊编辑孙道荣的千字散文《没有父母的老屋，我只是故乡的客人》，获全国报纸副刊年度精品（一等奖），几百家公众号转载，让很多人“泪目”。建议大家读读原文，应该对散文写作境界的拓展与求新有所帮助。人各有想，无法定法。写些什么，怎么写，绝无定规。特别联想想到了站位、格局、视野、情怀几个词。站位有多高，格局就有多大；视野有多宽，情怀就有多厚重。当然，散文拒绝轻松愉悦，轻松愉悦也不一定就缺失了厚重。

**宁志荣：晋南乡村的美好书写——张建群长篇小说《青台》**

张建群的长篇小说《青台》叙事宏阔，形象鲜明，不啻是一部家族史和心灵史。作品生动描写了晋南章家家族成员的命运和性格特征，同时还承载着当地的历史文化和礼仪风俗。这是一部晋南农村近百年历史的生活长卷，里边的人物卫氏、胡氏、章维、新月等，一个个人物活跃在眼前，塑造了典型的晋南农民形象，构成了一幅乡村社会的《清明上河图》。闯荡口外经商致富的章家，在 20 世纪前半叶的风雨飘摇之中，无论如何挣扎、抗争、逃避，都无法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山河破碎、日寇蹂躏、盗匪横行的年代，富甲一方的庄户首当其冲面临厄运。

张建群自小在农村长大，熟悉农村的生活，熟悉农村的劳作，熟悉每一件农具，熟悉春种秋收，也熟悉农村的风土人情、婚嫁嫁娶、风俗习惯，因而她的作品在描写农村生活方面游刃有余。

**崔昕平：小城、女性视野中的文情与诗意——小雅诗集《春天自你而来》**

小雅诗集《春天自你而来》的整体诗意表达，集中呈现了“小城、女性”视野中的文情与诗意。强调“女性”，源于女性创作诗歌有其必然的属于女性的视角、关注点与表达方式。自上世纪 80 年代始，女性诗歌开始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被加以观照。至 90 年代，女性诗歌在题材上呈现“日常化”

中要害之感。与学院派的理论缠绕和空洞话语相比，“互联网读书人”的文学评论都落在具体之处，一个结构、一个细节、一个人物、一个词语，注重阐释，言之有物。

“互联网读书人”有着鲜明的个人趣味和评判标准，对于某些作家、作品有偏执性的喜爱和厌恶，使得他们的评论里没有模棱两可的表述，而是充满着明晰的判断，和当下有些严肃文学评论沦为小圈子里的封闭游戏相区别；“互联网读书人”强调作家、作品和生活的关联，重视文学作品对日常生活的呈现，认为好的作品应当映照出写作者独特的生活态度和敏感度。同时他们喜欢“好看”的故事，能让读者进入到文学所创造的情境中来，从读者角度考虑问题。“互联网读书人”对文体保持着高度敏感，特别注重叙述角度的选择，会对叙事技巧进行拆解，把评论从“写什么”拓展为“怎么写”，告诉读者好在哪里，对受众进行一种文学教育。他们所提供的不是文学常识，而是经过个人消化后独特呈现的知识。

## “互联网读书人”的局限

“互联网读书人”虽然为文学召唤不少受众，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如有学者指出的，他们缺乏传统人文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即便发出批评也只是针对特定对象，如“学院”等，将批判作为标签来凸显个性，并非真正关心社会发展和人们精神生活的现状，也不追求终极价值、意义，更不具有道德感、使命感；他们过于提倡审美性，而不对审美背后的知识逻辑进行梳理、整合，都是碎片化的知识，无法形成系统的结构，只能用来彰显一种生活趣味，而不具备任何批判性、反思性和再生产的可能；他们看似具有独立性、不依附于某个组织，但实际上与资本紧密结合，顺应着文化产业发展的趋势，亦被网络流量所影响。

他们的评论和推荐因专业性和表述的平实显得更具分量和亲近感。但要警惕三个趋向：一是“互联网读书人”可能过于狭窄的阅读趣味导致往往偏好某一类型，贬低另一类型；二是“互联网读书人”有时会夹带私货，这种夹带还不能被轻易识别，因为他们形成一套特殊的话语方式，东拉西扯、避重就轻，把一本平庸的书也说得天花乱坠；三是“互联网读书人”尽管有着自己的知识谱系和精神结构，勇于发表见解，但过于受到人文话语的影响，缺乏对社会政治经济的深层了解，容易把现实问题转化为文学问题进行消解，也容易抽离具体的历史情境和时代背景，只停留在审美层面讨论问题。

“互联网读书人”作为新的文艺群体正在受到关注。他们对于文学有着独到且深入的理解，其推荐越来越受到读者的认可，成为一种文学品质的“保证”，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也影响了大众文化消费，开辟了新的言说空间。同时让我们反思——传统文学评论如何既有专业深度，也有人文温度？如何才能变得更加“有效”，重新进入大众内心？

取向。小雅的诗，便属于此脉。之所以冠以“小城”，意在界定小雅诗歌的一种“气息”。新世纪城市视野的女性诗歌创作，部分指向“酒吧”等鲜明激烈的都市意象，部分来自底层诗人。诗作多呈现巨大都市压力下焦虑、彷徨的女性精神状态。朔州小城相对舒缓舒适的生活，使小雅的诗呈现出一种于都市与乡土之间的、小城的滋味，没有巨大压力下的生活倾诉，没有过于强烈的宣泄抗争，而是一花一木、我心我主的惬意生活。

小雅的诗歌有着无拘率性的内质。这使得她的部分诗作呈现出了“超性别”的表征，用词质朴，境界开阔，没有了小女人气，且由写意走向了写实。这样的诗作值得期待。值得商榷的是，小雅对韵律、韵角，有些不拘格套的胆气，但突破诗歌格律形式的创作，是自由外放的，也是有冒险性的。形式上的“不拘”，必须要有内里的“尽在掌控”，是否契合内在的律动，要能禁得住推敲。

**吴言：城乡接合部的生活图景——孔月香长篇小说《三个好人》**

孔月香长篇小说《三个好人》，利用原生态材料，聚焦农村妇女的生存状况，描摹出一幅城乡接合部的生活图景，为现实主义写作贡献了独特的写作题材和观察角度，具有较强的社会意义。

城乡接合部是一处特殊的文学场域，这里因城市化进程呈现出一派热闹景象，固有的乡土文化也因此受到侵蚀和干扰。作品讲述了众多农村妇女罹患妇科疾病的故事，整个看病治病的过程，是男人们的忏悔史，衬托出农村妇女生存的无奈与重生。在疾病和死亡的触动下，这些男人决心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三个好人》这个具有反讽意味的题目彰显着这样的历程。作为长期生活在基层的作者，孔月香有着丰厚的生活积累，她所在的城乡接合部是一片独特的文学土壤，她怀着满腔的热爱在这片土地上精耕细作并不断收获。

**王芳：美学特征的诗歌宣言——徐志康诗集《素心若雪》**

徐志康的诗集《素心若雪》，可以看作是通向人类共同情感的有美学特征的诗歌宣言。

生活里不能没有美，美所产生的快乐和愉悦对于人类来说，极其重要。志康的诗以万物静穆为美，河流、山川、满月、日晕、雨滴、晓风、长天、雪融，万物嘈杂地发出个性的声音，不论是挣扎还是重生，都想留下一世的斑斑与数赋。但她让万物静穆，纸页上的喧哗和呼唤都静穆成彼岸花开，可以确定这是美，色彩美、安静美、沧桑美、力量美，美成我们共同的情感。

康德把美分成自由美、纯粹美和依存美，志康把所有不美过滤掉以后，对自己进行断层修复，然后积累成诗中的美，这便是康德的自由美和纯粹美，它属于自然属于天地。所有的美义构成依存美，指向人类共同的情感。

李泽厚说，情感是人类最后的精神家园。当我们把归宿设置为情感，好的情感、美的情感，才能安放我们的精神。找到共同的情感，才可以找到精神家园，她承接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古诗十九首常读常新，就是明证。志康的诗，指向这种情感，追求的也是这种情感。

晓 晨 整理

特写，是电影特写镜头的简称，即电影拍摄过程中，用近距离拍摄的方法，把人物或物的某一部加以突出、强调、放大。特写镜头的出现和使用，丰富了电影的艺术表现力，成为电影美学的重要范畴。因其独特的表现力，特写经常被其他艺术门类吸收或借鉴，增强文本呈现的艺术张力和表现效果。特写也被应用到新诗创作中。

新诗创作中，将特定的画面或意象聚焦放大，能够有效构建画面美。如《想起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王宾）：“鹅卵石街道湿漉漉的/布拉格湿漉漉的/公园拐角上姑娘吻了你/你的眼睛一眨不眨/后来面对枪口也是这样/三轮摩托驶过//你和朋友们倒下时候/雨还在下//我看见一滴雨水和另一滴雨水/在电线上追逐/最后摔到鹅卵石路上//我想起你/嘴唇启动了动/没有人看见。”这首诗几乎通篇都是“特写”，由全景镜头、中景镜头、近景镜头组成。一开始是一幅烟雨笼罩下的城市和街道的全景镜头，雨水敲打着鹅卵石，静谧中蕴含着窒息和恐怖，视觉和触觉的通感包裹着潮湿和冷酷。接着是一组中景镜头：电线上，一滴雨水追逐另一滴雨水，最后掉到鹅卵石路上。这是聚焦的、放大的、延缓的画面，是生命撞击与陨落的画面，是令人窒息与悲伤的画面。全诗由画面组成，这些画面是一部捷克电影的特写镜头，诗人忘记了电影片名，只记下了这些画面，并有意将这些画面聚焦、放大，启发人们思考记忆和遗忘之间的奥妙与纠缠及深邃的哲理。

# 新诗中的特写

柳清文

新诗创作中，运用特写，能够提升诗歌的境界美。如《烟之外》（洛夫）：“在涛声中唤你的名字而你的名字/已在千帆之外/潮来潮去/左边的鞋印才下午/右边的鞋印已黄昏了/六月原是一本很感伤的书/结局如此之凄美——落日西沉//你依然凝视/那人眼中展示的一片纯白/他跪向你/向昨日/向那朵美了整个下午的云/海哟/为何在众灯之中/独点亮那一盏茫然/还能抓住什么呢/你那曾被称为云的眸子/现在人叫作‘烟’。”诗歌开始，远景是千帆之外，海天一色，近景是潮起潮落，拍打海滩，特写镜头是左边右边的鞋印，踟蹰等待，寻觅绵延，指向西沉的“落日”，一幅感伤的画面，凄美的情景。接下来的特写是“凝视”的面孔，这一长时段的特写一直延续到“众灯之中”的“海”。最后的特写十分独特，意味盎然，由“众灯”的形象画面过渡到“茫然的抽象情绪，又从抽象情绪跳跃到形象“云的眸子”，再从形象“眸子”幻化到缥缈的“烟”。结尾的特写“烟”呼应开头，呼应标题“烟之外”，将“烟”之特写再放大、聚焦，进一步拉长、绵延：“烟”是什么？看得见，摸不着。“烟”之外呢？无边无际，无穷无尽，浩浩荡荡，辽阔苍茫。“烟之外”是大特写，是特写中的特写；“烟之外”是永不停息、穿越时空的凄美呼唤，是潮来潮去冲刷不掉的寻觅鞋印；“烟之外”是茫然的思绪和感伤的“落日”，是更广阔的疆域更高远的境界。当然，这样的特写已经不同于电影，是经过诗人创新活用的特写，是镜头艺术向语言艺术的转化，更加彰显了诗歌的本质特征和语言张力。

新诗创作中，创新特写艺术，能够增强诗歌的理趣美。诗人将特写艺术巧妙改造，并不是定格、聚焦形象画面，而是将有关景物的事物重复、放大，亦能产生独特的艺术效果。试看：“你和我各人各拿各人的杯子/我们各人各喝各的茶/我们微笑相互/点头很高雅/我们很卫生/各人说各人的事情/各人数各人的手指/各人发表意见/各人带走意见/最后/我们各人走各人的路//在门口我们握手/各人看着各人的眼睛/下楼梯的时候/如果你先走/我向你挥手/说再来/如果我先走/你也挥手说慢走//然后我们各人/各拔各人的雨衣/如果下雨/我们各自逃走。”（梁晓明《各人》）。这是一首具有戏谑、嘲讽意味的诗。诗人用口语诗的形式，避免空洞、说教的同时，找到了独特的表现形式，反复放大“各”和“各人”，不断重复“各”和“各人”，将“各”“各人”予以定格、聚焦。全诗仅 24 行，却用了 20 次“各”字、15 次“各人”。这是传统诗人或现代诗人尽力回避的，因为它既没有画面感，也没有意象美。但诗人通过特写处理，故意形成反复，且安排在每句的重音位置，读起来响亮清脆，不会带来审美疲劳。且恰恰是故意的重复，转变成“有意味”的形式，不断深化诗歌的所指和能指。

## 艺术鉴赏



康永平（古交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本版面向读者征集“双塔”刊头作品以来，陆续收到一批书法与美术设计作品，并择其适用者刊载。

欢迎广大读者继续参与刊头征集活动，作品原稿请挂号寄至：太原市新建路 78 号新闻大厦太原日报专副刊采编中心 孟中收；邮政编码：030002。或直接投递至（新闻大厦 18 层，联系电话：8221115；邮箱：tymz0227@163.com）。并附作者地址、邮编、电话、职业身份介绍。